V.
K275
K131

5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擬狀議

擬臺諫奏免校尉剌舉臣下

臣惟三王以禮使其臣故功烈高尚後世莫可京也陛下何不一切以禮自居使臣子人人自安以相成陛下之功烈使並名三王同符二帝傳之萬世乎夫臣之於君非有父子之親也遠公兄辟鄉土非有親戚倚劇之樂也動之有法行之有制非有優游自恣之趣也然而任為斬刈流徙而莫為之怨勞瘁其職而不敢安者此非必

陛下之聰明家照而人覘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君臣之義而施報之禮所由於
祖宗之制者遠也今奚所制而輙廢
祖宗之舊變立新式使臣子人人疑懼狼狽莫能自盡哉夫微疵小過此雖賢聖不免也況中才之士待教而善者魏文侯戰國衰世之主尚不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況
陛下之明聖乃數以微過細事困辱豪傑後何以為訓也夫文書期會失報非鬻賄獄訟大壞國法也參詰簡寡求以勿濫無告非圖蹈忠良也臺諫止息時弊非引之已歸而後利也乃皆許校尉舉刺若覓賊首此何為也夫公卿大夫縉紳之至貴也校尉廝役之至賤也公卿大夫校選之於鄉黨進而策之於大廷慎而擇之於天下之公議非若校尉但以戶徭僉派也乃其制行知識悉為其所制臣以為大舛也堯以禮任其臣故羲和四岳效其職舜以禮任其臣故禹稷皐夔奏其功彼其蹟非不崇而智非不逮也乃不聞有家緝戶舉之事者彼固以為不可也公卿大夫者與上共理治道而致之民者也臺諫者與上及

宰相共論治道加之駁難審固而授之民者也古之人官盛任使忠信重祿以待其臣尚恐不得其心故於是有燕饗之禮焉有體悉之惠焉有推引之讓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義如此深而禮如此厚也今又旁求博致惟以能尾萬一之謬則欣欣然遂以為快一繫詔獄則不可更辨其冤由是言之雖有伊尹周公之忠固亡由申也夫中才之士因所施薄厚為效者也非皆賢而有行也彼見上圖幸其罪隙則必巧為規避而逃之是故益相誣蔽以奸其上也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勵精求治尚可得乎陛下何不如堯舜之已事使臣下得人人安心毋肯奸上欺罔也大校尉者非有士君子之行也編之行伍非有下士之貴也脅威以刼衆非有禮義廉耻之節也有權臣專操國柄乃始用之不知陛下大明光照之下何乃猶爾也夫忠後賢不肖之辨臺諫之舉至嚴也唯陛下留意保惜一以禮裁之雖至亡行者皆將修飭其身願效陛下任使矣況嘗盡心於事毋擇其生死者伏惟

陛下圖之

擬論近臣太重狀

臣惟天下無二大有二大是二天子也故聖王慎之毋使有專臣焉今

朝廷政刑之事一切委之近臣以為之執而近臣者又播弄威德更壞綱紀天下之民無復知有陛下迹此不大可懼哉

祖宗締造王業若此難也民望陛下仁恩覆育若此勤也陛下以狗馬藝伎之事欲自適意而以

祖宗天下之柄付之匪人至使天下之人不復知有天子是豈

陛下善為暇逸計哉

陛下誤矣伏願亟收其政而早圖之否則不但二天子而已也憂國之言勿復自忌伏惟

陛下圖之臣冒死謹奏

擬廷臣論寧夏事狀

臣等伏蒙

勅旨令畫寧夏事宜臣推諸司所論但係一偏未盡事體昂錦等既戕害守臣推立寘鐇逆事已著若從寬

減待其自消理既無事猶訓方來各鎮以此承之又
將奚可雖
陛下不忍生靈之厄亦必出師務盡勦絕以斷萌蔓
誠不宜如此之議輙俾城壞自貽來悔

擬廷臣因寧夏事計今所宜事狀

臣等前日所論寧夏諸事務在勦絕元凶者緣見被
害守臣雖略施行欠當要未大為不道以絕衆心今
法度久弛綱紀失序各邊之人萬一相視倚藉陰濟
兇私又何為禦故務絕根本以杜方萌然猶醫之治
病之標也而其所為病者臣以倉卒未之及今孽者
已平兇者悉獲標病少愈矣雖可坐視無事不治其
本也伏惟
陛下察之
祖宗制為法度以整齊天下之衆至嚴有理也至順
有實也至詳不亂也今日軌事之臣乃一一取而紛
更之使天下之民若瞽矓其耳目無所視聽持守視
朝廷官屬若視大盜橫兵此何以計也夫其悖理傷
道者臣難以徧舉也藉沒之令非謀叛及大逆不道
者開國以來未之或行也今軍民之家有放債於官
者及行使低銀及銀匠傾造七八成已下者一切罪

以藉沒此其情有可恕也而輙罪之如此前者侍郎錢鉞特請王府祿未以便河南之民耳乃為擅變成法沒之都御史强珍之子即射利賣鹽土民有力者悉可自行亦何必勢要之後也乃並夷其先臣之墓沒之尚書秦紞歷事累朝功在社稷以勳以舊以貴以賢八議有其四也其子置樓禦盜比關東軍民但有貲貨之家皆爾也人告其為倣効內制沒之不知此三家者為謀叛律耶大逆律耶苟使在廷之臣非人類不念其身其子孫則亦已矣苟或念之將不自靳其忠愛之志耶

陛下又何恃以為治也侍郎王儼給事中任良弼一為查驗內庫陳布一為陳言雜支陳布以恤民情皆當親見其弊覈知其實者也顧其意豈令歲歲如此以傷內庫之財哉乃悉責令遠戍遼外蕩析其骨肉此比真盜內庫之布以為已有者何如也平江伯陳銳功臣之後世有免死之券以怠慢校尉誣刺多贓遠戍障地遺其老母徹夜悲號聞者墮淚於邑更相扼捥死罪尚可赦也而贓罪乃如此邪又都御史張鼐侍郎馬中錫劉憲劉纓張泰崔巖等俱以巡撫地方查有浥爛剩餘糧草執繫來京備辱萬狀復責倍

償轉折數番若制狗馬人不忍見劉纓崔巖張泰以有人幹請得免其償而屬中錫等鬻破產業沽易子女折挫數年乃克歸放然猶未也劉憲何罪至於杖殺獄中出屍狗洞蟲集於膚衣不被體婦人女子兒童走卒見之未有不掩鼻呼天槌胷喪氣者也夫理財足國有經紀之道一定之法也即有侵盜守主者之職也而以重困大臣摧辱豪傑彼豈斛斛而量錙錙而計邪今有事於糧餉者皆巧避文法之誅而厚為欺罔之計求其數曰已支放盡絕也視其倉場則洞然空也昨使寧夏之役尚未妥帖則靈州花馬池迂寧夏諸路又何以居士卒而俟其賊也夫軌事者之志豈不精也法豈不厲也而顧交相欺罔不若其所圖欲以充之適以空之欲以固之適以散之若爾數年則陛下之事又可知也

祖宗之於國計其慮顧豈不若軌事者之精也每不過求於人情之外者誠以其所有難也父命子以貨而為之子者尚從而私之況乎非有父子之親者惟祖宗深知其必至每事輒過為之備以但責其用勿乏而已故財用恒充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夫財恒充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雖三代之聖王惡可加也

剩餘之虧折固非正數之減少也浥爛之所亡固非
侵欺之可比也為按察者稍以責之監臨主守之人
尚以為甚酷也而以加諸巡撫大臣此何以為辭也
今軌事者之子弟皆高官厚爵過於功勲才德之臣
萬萬彼嘗有何功何賢也軌事者日惟不足又徧求
其疏遠之子弟官之奴匠服事親厚而相私者官之
殼勢所至府部大臣莫敢正目也彼以言官薦舉骨
鯁之臣謂為出位而厚譴之此何為也文書有徧審
之謬消注有錙銖之差即詔繫而嚴笞之削遞其職
摧殂其命至不計公私之罪千石百石之罰勒之遠
至邊服離蕩其故業使不保其妻子父母古之人察
其心而體之猶恐其莫肯為用而又為之奪耶今官
自六品以下歲祿之入計不過七十兩二品以下歲
祿之入計不過三百兩而居室衣服男女俯仰之類
交遊餽遺之接皆是乎取之廉直守法之士尚多妻
子之相怨而又以罰耶夫功伐之臣守其世業恐墮
其先德姑為隱忍以保全其官職也而才德之臣乃
見行可而仕者蒙被衰抑之辱如此彼豈不欲坐而
歸耶軌事者又以他法拘制其命脅之以必死無辭之
以無怨故身在朝堂之中如厝烈火之上又安能精

白心以對

陛下之職業也其頑鈍無耻者又從而竊附執事之門逐聲憑勢自固其身恣率其情罔循朝度鬻獄賣官妨賢害正無所不為無有不至而執事者反以為賢而數薦之

陛下陛下亦且信其賢而用之凡所以壞陛下之事誤朝廷之政者皆此輩與執事者為頑鈍無耻者用事於上而才德之臣扼志於下下之不亂惡可得也軍民雜處京師固以陛下天下之主萬民之父母也執事者百計而京師之民無有不怨望陛下以為

陛下知而使之然也而執事者之門遣臣逃民靡所不有又未見其有能去也私門之姦亡以為制而來集之民反以為賊虜而疾驅之

陛下何以主天下也民固有以先世移徙及戍衛京師者其稱述故里者示不忘祖也乃離析其親戚墳墓逐歸故鄉若民人擅出境外交結伉虜之律而財帛子女一切蕩失雖桀紂之世亦未聞若此也豈盛世之事哉在逃軍匠以主管之官剥削太甚而執事

者不責主者之惡反連坐親戚鄰佑之罪京師之人雖同戶莫之知其誰也而又責之親戚鄰佑之遠其相聚而詬怨之夫豈其無狀也古之人弭盜止姦刑其所固為而原其所不得已今之盜者乃盡其不得已也乃不自其不得已者為之區處安輯一切不問小大強弱但有盜者即全徙其鄰佑親屬之人彼鄰佑親屬者何罪也茶鹽之利民之所必用

祖宗立法但以禁其甚耳今不問升合多寡即有犯者並索文引左驗彼升斗合勺皆可以有引也故天下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圖變懷亂不肯馴順固非百姓之罪今在外而治民者畏懼執事者之禍已厚求於民以結其歡而暴橫之斂歲無寧日而

朝廷又以嚴刑峻法陰伺其後古之欲民之信法尚數數申詔使之自改而乃陰伺其後以必中之此雖中商之慘刻不為也而以

陛下仁聖之世哉古人之言平易近民又曰用其一緩其二今京師無用之人溢

祖宗額制之外者不下百數十萬坐食東南之財而不知檢方且務為征斂以赴其用設有玄冥回不執之民如勝國時陳友諒者

陛下又將軍辭以假運耶邇自丁卯以來今日督造明日催織又明日採取使者相望於道未有空歸者也東南之民顧豈皆甘心耶直朝廷靈聖懾伏而不變耳即一但有徑澤之警

陛下總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哉臣故以善處寧夏之事猶醫之治病之標治之固安不治雖病不死而此數者則治病之本不亟治當在膏肓不病亦死亡可救也臣等世賴國恩有主辱臣死之義故不復忌諱輒布愚衷伏惟

陛下察之圖之千金之家尚百方保護恐失其業而

陛下所承之

祖宗者盡九夷八蠻之域皆所有也余之何坐視其弊而不救之豈不深可惜也今天下之心雖傷而未失也

祖宗之制雖紛更而具在也英雄豪傑骨鯁脩直之士雖廢格擯斥而猶存也

陛下一旦勵精為之則是數者舉集而湊矣失此不治非臣之愚所能識也

鑄錢議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為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

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為便錢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為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柰何可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充諸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惑以為將廢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為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

朝廷即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靜而無所擾則蠨蛸相雜人心久安而無所拂則諸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是急今以鑄錢號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邪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為盜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況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即使易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為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糧一切

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其虜犯塞邊餉匱竭丁運大起且不足繼況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於用今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司必將別為之所夫苟別為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今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窮乏不克常賦所入尚煩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錢之賤一旦聞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即使畏法勉從倘盜鑄之令殺人繁多

朝廷不忍百姓之死革新錢不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為誤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輒止竊恐法之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為重而五不可繫治體為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略固不可專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時尚得也非臣區區所能窺論也謹議

論易置狀大小事宜與王秉衡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了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

纖耿彼以倉卒小慧謂可進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惟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於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殼以爲食寧夏雖新淨逢蠶一被狼藉倉廩虛尠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攙運者不得輪送其害盖數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軌事者不思久遠之女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鬬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軌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馴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曰即莫之盛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肆戰修具者凡以為此而已今軌事者徒以遵官崇階握恃朝命抗猒群列悉取其約束而

更之罷狀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
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
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
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眞定彼時民方承平畏
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為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
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熟知其不可矣夫
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崒崒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
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
疊緯積薪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
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

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一兩而舉族踊饑寒矣
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
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為力差
等耶此雖盡誅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
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為善者
世之所指為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雋
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令
以官府升斗之會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
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
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

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以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為內潰矣故以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illegible]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劒也史記所載除聲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皇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為武者況今日群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為之資此肯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為為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痼矣況於此何不急為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illegible]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illegible]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游手無藉之徒先則[illegible]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illegible]著也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効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

於著効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伏放下甘為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趂順掏摸無忌親故甚至因財而異父也若教之為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小寇即亦可以小有勸績大寇至刼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函圖之賜不肖以闤闠優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況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